



最近一段时间来,南海局势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有许多人认为,应该在南海打一仗才能最终解决问题。而著名军事战略专家、空军少将乔良并不这样认为。乔良表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的态度不宜动硬,打一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不宜动硬并不等于坐视自己的利益流失。那么,对于争议不断的南海问题,中国又该如何面对?6月16日下午,乔良将军在北京家中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不宜动硬,也不能坐视”

本报专家顾问团成员、空军少将乔良谈南海局势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思路不清 制约南海问题解决

齐鲁晚报:现在国内有人从各个角度分析,认为有多种因素都决定了国家不能以武力解决南海问题。您认为南海问题长期不能得以解决的原因在哪里?

乔良:其实,不管有多少因素制约,都不是根本的问题。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思路不清。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有些变化是你能力弱小的时候发生的变化。在这种历史的演变中,起码要有人弄清楚,宣布南海是中国的海,它与今天的《海洋法》和《国际法》之间有没有冲突。从国际法、海洋法的角度讲,南海还有哪些海,哪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先要弄清楚。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首先搞清楚历史的证据,然后再分析它的变化?

乔良:现在我们可以拿出证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对南海归属中国没有异议。越南现在要推翻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就属于赖账行为。中国怎么应对?打个比方,白龙尾岛,它位于北部湾中心,这个岛等于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送给越南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翻这个旧账,收回这个岛?国际上就是这样,只要你签了字,哪怕是后悔了,也不能轻易赖账。愿赌服输并不只是赌场规则,也是国际游戏规则。有关部门应该首先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现在有关部门只是发声明或者各种抗议,这种意义并不

大。真正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到家,然后决定做什么。

南海冲突主要原因 在于经济利益

齐鲁晚报:对于南海问题,我们国家奉行的一贯政策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您对此怎么看?

乔良:我们可以看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没有实际进展。我们国家在这个区域毫无争议的是最有力量,但最有力量不见得同时是最有正义力量的国家,光跟人家喊几句口号是不行的。你要做出一些实际的设想,实际的设计,然后跟人家去商量。这也不是说咱们打一仗就行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吃亏就吃亏在打仗上,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何况我们国家现在还在向强大前进的半途中。

齐鲁晚报:共同开发,应该基于一种怎样的原则?

乔良:打个比方,共同开发,咱们把南海当做一个股份制公司,提出一个股份制的方案,适过来协商、划定份额。当然,共同开发不是挨着谁就跟谁开发。是在每一个地方,咱们都股份制,靠我近的地方咱们股份制,靠你近的地方咱们也股份制,周边国家全都成为股东,利益全部绑在一块。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利益均沾才能搁置争议?

乔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南海风平浪静。它的能源储藏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被发现,70年代被关注,但各国当时一没有特别大的能源需求,二是没有开采的能力,也都

不关注它。但现在各个国家都把能源当做崛起的关键要素,看着南海的油气资源都眼红,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都想插一手。从根本上讲,中国和越南冲突的主要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利益。越南现在每年都从南海获巨额美元,并且成了石油出口国,它的石油来源就是南海。

“瓦良格”航母 不会影响南海局势

齐鲁晚报:有消息说,中国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今年即将下水,我们拥有航母后会对南海局势有什么影响吗?

乔良:根本不会往这里去用。如果在南海这里发生战争的话,根本用不到航母。再说了,我们也是不愿意在南海区域兵戎相见的。

齐鲁晚报:为什么?

乔良:因为周边国家虽然对我国南海主权多有觊觎,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大国,基本都是中小国家。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没有雅量,越来越没有胸怀,那么,哪怕你捍卫主权的正当行动,西方人也会认为你是以大欺小。西方的舆论一直相当可怕,它这种舆论制造的伤害,将远远比我们在南海获得的权益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它使你无法站在一个道义制高点上去做你应该做的合理的合乎权益的事情。所以中国人不能上这个当。你看美国人,按说他们力量更大,但他们并不在这里使大劲。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充分表现出用“巧实力”进

行博弈。它只是跟越南搞了一次联合演习,示范效应就出来了,然后就把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全都搅合在一起,达成一种潜在的共识,来对付中国。

齐鲁晚报:如果武力解决南海问题会怎样?

乔良:如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我敢断定,谁都不会插手。包括美国在内,为了帮助某个国家,跟中国大打出手,这绝对不会。但是,你可能取得军事上的小小胜利,可能在政治上在国际上大大丢分,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顾虑。

百姓群情激愤 可以理解

齐鲁晚报:越南军方声称要动用武力,我们国家则一直在声明或抗议。国内民间情绪正日渐高涨,有许多年轻的网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强硬。您如何看待这种情绪?

乔良:百姓群情激愤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有13亿人,又是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军力也在上升,百姓在遇到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群情激愤完全正常。在遇到国家利益受侵害的时候,民族情绪是相似的。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和行为?

乔良:我个人不认为是软,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宜动硬。但不宜动硬不等于坐视自己的利益流失,不动硬也可以想办法。

另外,我们政府也有责任向国民多做解释和沟通工作,尽量消除误解,澄清认识。